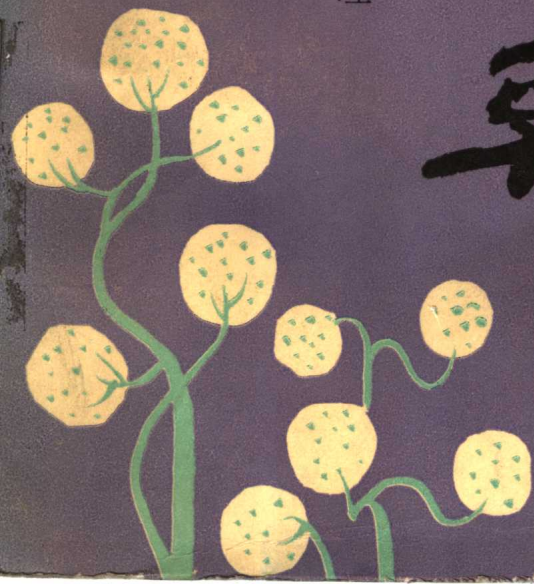


端山志序

刘思志搜集整理



崂山志异

刘思志 搜集整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北京

责任编辑 王一奇
封面设计 叶之林
插图 李耀林

崂山志异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0万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书号：10029·0295

定价：3.00元

序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举办的1979—82年首次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的“二等奖”名单中，赫然印着：

《崂山茶》（民间故事一组）

山东 刘思志搜集整理

“刘思志是怎样一个人？他整理的民间故事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授奖仪式后，有不少读者怀着好奇的心情在探询着。

这里，我可以就我和刘思志同志的接触和阅读他的文稿中得到的印象告诉读者：刘思志是一位勤恳的、忠诚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同志。远在“文革”之前，他已经采录了数量众多的民间故事。由于他深入群众，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习俗与思想感情，所以他所搜集的民间故事，大都洋溢着浓郁的泥土气息，闪耀着迷人的地方色彩。他荣获全国民间文学领导机关的嘉奖，是毫不奇怪的事。

（一）

“知人论世”是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个优良的美学传统。

两千多年前，孟轲曾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我们要想比较正确地理

解某一作品，必须对它的作者的生活、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只有把作家的具体情况（“人”）和时代特点（“世”）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这条重要的理论批评原则，不仅适用于一般作家文学，同样也适用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固然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但搜集整理者的生活经历、思想认识和美学观点，不能不在他的具体工作中显现出来。

刘思志同志是怎样开始走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道路的呢？

刘思志同志是山东即墨县吴家沟岔村人。他在孩提时期，就在瓜棚下、炕头上，聚精会神地聆听老一辈人娓娓动听地讲述着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童话、故事。随着故事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他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沉思不语，时而瞪起圆眼、面现惊讶神色……这颗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深深地被民间故事的艺术魅力所感动了。

一九五一年，十六岁的刘思志结束了他艰辛的初中课程，被分配到崂山工作。崂山不但是风光优美的景观胜地，也是神话传说极其丰饶的沃野。他在和当地人民的密切接触中，不由自主地被那些神奇美妙、璀璨夺目的民间故事所征服了。有一次，他在太清宫，听一位老道讲《石老人》的传说，正听到兴头上，对方却止住了嘴。刘思志急切地追问：“往下，怎么样啦？”老道深表遗憾地答道：“这又不是落在纸上的，俺记不清了！——你为啥不早来？会讲这个故事的人，可惜已经死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时，刘思志却思索开了：“为啥俺不能拿起笔来，把听到的故事，随时记录下来，日后也讲给子孙后代听呢！”从此，他就立下宏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了。

从1951年到1966年，大约十五年间，他一直在基层做财会工

作。他的搜集工作都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进行的。为了搜集民间故事，他下乡时总是本不离身，笔不离手，走到哪里，记到哪里。有一次，他回家度假，边走边想，不知不觉走进路边一片僻静的松林，一蹲下就写起来；直到暮色苍茫、视觉模糊，才疲倦而又兴奋地走回家去。

冬去春来，岁月递换。刘思志象一只辛勤的蜜蜂，飞舞在民间文学的百花丛中，忙碌地采撷着营养丰富的花粉。经过十五、六年时间，他初步勘察了崂山地区民间文学的地下蕴藏，并记录下了五百多篇故事，从中整理出了九十多篇。他整理的《枣核儿》和日本的民间故事《一寸法师》，情节极其相似，为国内外历史学界研究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和进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篇故事并曾被选入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的辅助教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作品选》。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思志这样一个埋头苦干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竟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什么“崂山的邓拓”！家被抄了，多年来辛辛苦苦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而他本人也横遭批斗，并被关押了近一年……

两过天晴，丽日当空。“四人帮”被粉碎后，刘思志精神振奋，重新拿起笔来，投入紧张的搜集工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以坚毅不拔的意志，凭着残存的原始记录和难以磨灭的记忆，并走访老友，又重新整理出了一百多篇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

在这期间，他基于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和对民间文学的热爱，始终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迫切感，争分夺秒地拼命搜集。无论炎热的夏日或寒冷的冬夜，他的搜集整理工作从未中断，甚至在睡梦中也在考虑如何把故事整理得更好，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

境地。他不仅一个人埋头苦干，还满怀激情地向当地文化部门呼吁：“抢救崂山民间文学！”他认为：崂山地区的民间文学蕴藏极为丰富，由于十年内乱，老人们不敢讲了，年轻人也无从知其始末；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深埋在地下了！因此当务之急，是深挖、抢救！他诚挚地希望：广大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能到崂山来淘一淘这些沙金，挖一挖这些璞玉，让它们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

刘思志的民间故事搜集活动，主要是在崂山地区。

崂山，古称不其山、劳盛山、辅唐山，亦称鳌山。它东南两面濒临黄海，北接即墨，西倚青岛。崂山由于峰峦险峻，岩石嶙峋，泉流清澈，花木葱茏，更有巍峨壮观的庙宇亭阁，所以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海上名山第一”、“天下丛林第二”，并享有“神窟仙宅”的美誉。崂山以其独特的形势，绮丽的风光，宜人的气候，引起了历代封建帝王、道家方士、文人墨客的浓厚兴趣与奇异遐想。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登临崂山，遥望蓬莱，并传说，他曾命方士徐福带领五百童男童女，从崂山的登瀛村上船，到东海的仙岛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也曾于太初四年（公元101年），幸不其山，祀神于交门宫。唐玄宗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派王昊、李华周到崂山采炼仙药，并把崂山改名为唐辅山。唐朝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在游历崂山之后，写下了“我昔东海上，崂山餐紫霞”的名句。宋代苏东坡在游崂山时，曾不胜感慨地写道：“崂山多隐君子，可望而不可见。”清朝的蒲松龄，更把崂山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久居崂山太清宫，和道士结为密友，在幽静的丛林里，写成脍炙人口的《崂山道士》。

《香玉》、《野狗》等篇，编入《聊斋志异》，成为不朽的名作。近代和现代的著名学者、作家，如康有为、顾颉刚、郁达夫等，也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和题咏。

由于历代帝王的膜拜，方士道家的推崇，文人墨客的赞美，为崂山增添了玄妙而神秘的色彩，因此，长期居住在崂山的劳动人民，更发挥了他们超拔的想象和杰出的创造才能，编织了无数瑰丽神奇的传说故事。刘思志就在这辽阔而深邃的海洋里，探险寻胜，辛勤地采撷了无数美妙的珍宝。

这里有直接反映风物的传说，如：叙述八仙过海怎样从崂山起步；有关于崂山土特产品的传说，如《崂山茶》、《崂山参》、《崂山灵芝》等；有关于崂山名胜的传说，如：《摩天岭》、《白云洞》、《白沙河》、《劈石口（洞）》以及《竹子庵》、《铁瓦殿》等；有关于崂山道士的传说和独具特色的“狐仙”故事；有富于传奇色彩的传统故事，如《石狮子献宝》、《娶公主三显宝贝》等；有崂山地区流行的谚语、俗语等故事。

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说，也很丰富，编入本集的，计有：姜子牙、鲁班、刘邦与项羽、韩信、华佗、王羲之、陶渊明、李白、李贺、苏东坡、李清照、唐伯虎、郑板桥、蒲松龄等人的传说。这些人物传说，大多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了同类故事中所没有的新内容。有些传说是比较罕见的，如关于冯梦龙、玉渔洋等人的传说；关于清代农民起义领袖于七的传奇性的故事，就是以前很少听到的。另外，还有的原来就是传说中的人物，如孟姜女；有的则是古典文学名著的艺术形象，如武松、林冲等人的故事。——这些彩色缤纷的历史人物群像，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璀璨夺目的画廊。

本集选录的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幻想性较强并富于神话色彩的一般传统故事，如《日照县的来历》，叙述古时山东遭了两场大

水：一场水淹了洪州城，水退后就改名为胶州（即今胶县）；另一场水淹了石河县，水退后改名为日照县。有些是关于“狐仙”的故事，如《神笔刘耳之》、《黄嘉善和周玉梯》、《郭琇》等。这些故事大都把“狐仙”写得善良可爱，富有人情味；其中《郭琇》，情节曲折、诡谲奇幻，生动感人，俨然蒲翁（松龄）风范，比起《聊斋志异》中某些相同题材的名篇，也毫不逊色！另一部分，则是世俗生活故事，如揭露封建婚姻的弊端和鞭鞑不孝儿女的故事等，内容也十分丰富。

刘思志在选择和整理故事时，很注意它的思想教育意义。他深切懂得：这种思想教育意义，应该是故事本身所具有，而不是整理者任意添加上去的。这些故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具体情节，来表达某种具有高尚情趣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行为的，如有的故事表现小伙子不畏艰险、为众人寻水；有的故事主人公勇敢机智、化装除掉害人的蛇精；有的讥讽出家人梦想“修行成仙”的虚妄、赞美人世生活的可爱；有的故事，描写“狐仙”爱恋忠实憨厚的青年，惩治贪婪邪恶的人等等。另一种故事，除了它全部情节所表达的主题外，还在故事的结尾以简洁明白的形式，直接点出了故事的中心思想。如，《华佗救娘》中所揭示的“救人如救己”；《李白赶考》中，提出了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箴言：“光想自家，不能治天下！”等。有的故事表现了长工和地主的斗争，如《牟二黑子》、《过河》、《坐席》等；有的是宣扬无神论、破除封建迷信的，如《欺软怕硬的土地爷》、《城隍搬家》等；有的则是对官僚、财主的讥刺嘲弄，如《县官、秀才和俩少爷》、《财主学乖》、《财主临终》等。此外，还有些动物寓言故事，意义也很深刻。

崂山地区传统故事蕴藏丰富，但是要比较全面地搜集起来并反映到一本书里，却并不简单。关键在于搜集者能否深入生活，

广泛接触群众；同时还要有透过生活表面、突入生活底层的能力——把那些埋藏很深、鲜为人知的古老而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即使有些故事比较常见，但它却往往能提供不同的细节，使读者产生一种新鲜感。刘思志所搜集的故事，为什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熟悉当地人民的生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因此，他能很容易也很自然地接近群众；群众也把他视同家人，乐于把自己知道的故事讲给他听，使他记录下来传给子孙后代。

(三)

民间文学所以能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喜爱并具有历久不衰的魅力，除了它在思想上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使听众从中受到教益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在艺术上有着与一般文学迥然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风格和语言上。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基本要素，它在民间文学中尤其显得重要。因为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主要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来表现的。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在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是民间故事中，语言的运用是太差了！最常见的就是缺乏“口头性”，而惯用“书面化”的语言，咬文嚼字，搔首弄姿，既无生活气息，也无地域特点，更没有讲述者个人色彩。在这方面，刘思志整理的故事，就显出了他卓越的造诣。他在民间故事中所运用的语言（这决不是个人的“创造”，而是他从人民口语中采撷和提炼出来的），一般都具有单纯、质朴的美，生动活泼，含蓄精炼，有较大的容量和较强的表现力。

这里，我们不妨举出一些例子，借窥一斑而见全豹。

……这小白龙从小贪吃，肚子太大，又娇生惯养，没个天高地厚，几天把江里的小鱼虾全吃光了，饿的没法治就发了大水，冲倒了房屋淹了地。深更半夜百姓正睡，不知不觉飘飘摇摇就进了小白龙的口里了，弄的百姓叫苦连天！于是百姓整天价咒（骂）龙王没有生下一个好崽子！

……即墨县李家庄有个张氏的新媳妇，正是清明以后在河里洗衣裳，才拿走棒捶捶衣裳，就见一块阴云从东南飞来，一阵风一阵雨把个小媳妇刮倒了，她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小嫂子，借借你的少年神力！”等醒来什么也没有，就觉头发晕身发懒肚子痛；于是拿着没洗完的衣裳回了家，不几天就生下一个大胖小子，真喜煞个人儿！可一生下来没有半个时辰就哭哭啼啼忙脚撒欢地要奶吃。

这是《秃尾巴老李》的片断，它叙事多么简洁，描写多么细致，而抒情又多么深挚啊！

在“狼外婆”型的故事《大狼精》里，描写“娘儿俩走姥姥家”那一段，真是美妙极了，任何人听了，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幼年时代怎样听奶奶或者妈妈娓娓动人地讲述这个百听不厌的优美童话。

……娘儿俩走啊走啊，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水又一水，水水相连；走啊走啊，娘俩来到了崂山洼，这工夫娘就寻思：听说大狼精能变媳妇，能变嫖儿，还能变个老太太，叫它害的人可多啦，俺娘儿可得小心！

娘想到这里就紧紧领着儿子，头不抬眼不睁地往前走。她娘俩一边走一边听见耳旁说话了：“大嫂子，过来吃个梨，解解渴。”娘抬头一看，见个媳妇满身穿的通红，就说：“不吃不吃俺不吃，俺篓里装着。”那媳妇一听又说：“大嫂子，过来吃个苹果吧！”“不吃不吃俺不吃，俺篓里装着。”媳妇一听又说：“大嫂子，过来吃个枣吧！”“不吃不吃俺不吃，俺篓里装着。”媳妇一听，就慢悠悠地走过来，把住篮子边儿说：“大嫂子上哪去？这么急！”“上俺娘家去。”“娘家在哪里？”“娘家住在莲蓬庄。”“婆家在哪里？”“西山西山大西山，西山顶上小崂山。”……

这些叙述和对话，洋溢着醉人的乡土气息，是真正地道的中国——崂山地区的童话。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故事中精湛的描写技巧吧：

……这闺女打从生下来就没出过山门，饿了吃山上的果子，渴了喝山泉里的水。

一年到头红裤裤绿褂褂，虽不穿缀挂绸，却也俊美秀气。一天早上，闺女踏着云朵儿上山拔菜砍柴，云朵一层层，如同走天梯。闺女来到山顶上，朝霞缕缕披身上，如同飘带随风摆。闺女伸出五指梳梳头，满头长发背后甩，发香阵阵满山洒。闺女采朵野花头上戴，万树丛中添光彩。闺女采茶茶满筐，闺女采果果满筐。闺女的汗水落到山底下“喇喇喇”，如同一片银丝雨。闺女口唱山歌手弹琴，叮咚叮咚，就象天庭奏仙乐。千只眼，万只眼，大伙都向峭山看，人说：山顶出了个女神仙。（《元宝石》）

有的故事，大量运用“韵语”（甚至歌谣）来承担“描写”的任务，使人听起来，富有旋律与节奏感。

民间艺术家的描写才能是惊人的，在《王谦》中，它描写王谦经过刻苦学习以后，他的二胡演奏技术，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又过了十年，王骞（后改名王谦）的功夫更深了：不光婆媳打架，就连天上忽雷地上的闪，分离的夫妻望穿了眼，蜘蛛笼子蚂蚱菜；冬天大雪说丰年，都能使二胡拉出来。

例子很多，不胜枚举。读者自己去细心领会吧。

刘思志整理的故事，语言方面所以能超出一般水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始终恪守“忠实记录”的原则；二是他熟悉人民的生活与语言。他在一篇关于搜集整理体会短文中说：“忠实记录，就是在搜集故事的时候，坚持‘有闻必录’，记的时候尽可能不失原样，连那些不好的东西也要记下。”“但是在整理的时候，却要经过慎重地选择，把不好的东西删掉，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如果把记下东西，原封不动地交给群众，那还要整理者干什么呢！”这个观点，我非常赞赏。整理民间故事，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一篇故事整理得好与不好，和整理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素养有很大的关系。它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地誊写工作。如果是这样，用机械（如“录音机”）就可以了，何必要用“人”呢？这里有个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的问题——要分辨出什

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然后决定取舍（在各个不同的故事之间有问题，在同一个故事里边也有这个问题）；这就必须由“人”来进行。其次，整理时一般要作“适当加工”。一个人讲述的故事，一经记录下来，就成为一件完整的作品；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一般都要作一些调整、增删、润色等工作（这是从“口头讲述”过渡到“书面形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这种“整理”，必须“慎重”从事。刘思志在这方面，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一篇故事，有时有十几种的说法，一个人讲三遍就三遍不同，况且讲的人是各方面都有，往往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情节有时也不太完整。这就需要以十篇故事之‘长’，补一篇故事之‘短’——而每篇故事要积累多少年啊！有时一篇千儿八百字的故事，往往要费七八年才能成篇，难啊！”这是多么严肃、多么认真的态度！“在整理故事时，不管怎么加工，总是‘要有素材的根据’，决不能生编乱造，以假充真。”刘思志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不但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群众语言（生活的、艺术的），而且非常熟悉群众运用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所以在整理过程中需要加工、润色时，他能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而且能够做到维妙维肖，浑然一体。——我想，这大概正是刘思志能够成功地运用群众语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王 一 奇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王一奇 1
八仙过海崂山起步.....	1
崂山棍.....	6
崂山茶.....	8
崂山“真参”.....	15
参仇.....	17
参鞋.....	21
华楼宫.....	24
白沙河.....	28
灵芝姑娘.....	31
白云洞.....	36
海夜叉庙.....	43
劈石口.....	47
劈石洞.....	51
梳洗楼.....	53
摩天岭.....	56
石婆婆姑、佛耳崖和没耳朵和尚.....	58
虎守山、老虎洞、驱虎碑.....	60
棋盘石、仰口村.....	62
元宝石.....	64

竹子庵·····	66
缺瓦殿·····	69
高来德·····	71
崂山道士·····	74
道家的喜歌·····	77
云中子和薛道光·····	79
王谦·····	82
石狮子献宝·····	85
娶公主三显宝贝·····	90
石老人·····	99
牛媳妇·····	104
鲤鱼精·····	107
大狼精·····	110
狐亲·····	115
李振可·····	120
水晶石·····	122
猫儿眼·····	125
“太岁头上动土”·····	127
“不行春风没有秋雨”·····	131
“沟岔的闺女好搭啦个谈话”·····	134
“官三民四、道士和尚二十五”·····	137
“搬不倒骑地老鼠——要人没人要马没马”·····	140
崂山狐·····	142
姜子牙的棒槌掉了头·····	144
鲁班的传说	
发明柳棒·····	147

造云梯	149
锯的来历	152
楼	156
胯下韩信不胯下	158
华佗救娘	160
董卓是怎么死的	165
王羲之的“山”	167
陶渊明的“压压油”	169
李白的传说	
赶考	171
自罢官	172
太清宫	175
李贺考进士	178
李林甫要饭吃	180
邵康节的传说	
一对瓷猫	183
三十亩桑田	184
苏东坡的传说	
苏东坡救“豆腐西施”	186
苏东坡与苏小妹	188
李清照开卦馆	190
刘伯温的传说	194
唐伯虎的传说	
唐解元的来历	201
包子、棘子、青头螂	204
学画	208
画马	210

拴马	211
冯梦龙的传说	214
乾隆的传说	
乾隆和“罗锅”对对子	216
乾隆写匾	218
笔杆子敲酒店	219
乾隆“除脏”	221
刘墉的传说	224
蒲松龄的传说	
赶考	227
同窗	232
“蒲圣人”	234
逐“鬼”	237
塘子观“闹鬼”	238
郑板桥的传说	
一根扁担	241
受礼不送礼	243
画烛	244
在潍县	245
潍县集上审奇案	246
救叫花子	253
磨	254
“千里眼”	256
卸官前后	260
大肉铺	261
板桥被骗	263
于七的传说	